

續資治通鑑長編

二十八

宋板續資治通鑑長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一

慶曆二年春正月庚戌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知慶州范仲淹請給樞密院宣及宣徽院頭子空名者各百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招降蕃部從之 丁巳命翰林

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止試策滅裂不盡其學請貼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公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為中第建中二年趙

五〇下五

贊試以時務策五篇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二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不以彫篆為貴得珉之寶矣然攷官以所試分攷不能通加評較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特係於幸不幸爾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黑義而勅有司并試四場通較二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且軍興用度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力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貧人乘時射利與官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大席為鹽二百二十



斤靈寶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往經度之始詔復京師權法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益求與華耀河中陝號解晉絳慶成十一州商賈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買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詔皆用其說京兆府布衣雷簡夫隱居不仕樞密院杜衍薦之召見論邊事甚辯二悅令中書檢直宗用种放故事呂夷簡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能成事也請姑試之乃以為校書郎秦州觀察判官簡夫孝先子也知慶州范仲淹前奏攻守二議詔答以將帥累經挫衄未其勇果若幸於或勝恐非良籌假令克獲

五九一

八十二之一

二

又煩守備若且勤於訓練嚴加捍禦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乃進觀釁而動庶可以養銳持久卿且深體此意與鄰路互相應援協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仲淹復奏曰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凌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初請復諸寨為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群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宿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弥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拒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沒為賊境隔延慶兵

馬之接為蕃漢交易之市茲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為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斬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為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於合水華池鳳川平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煩也又環州定邊塞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盧泉今屬賊界為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藏之族若進兵據胡盧泉為軍壁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官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為之限今策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士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父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

卷之三十一

三

其怨財困則難用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今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觀釁而動與隣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觀赦文謂彼無騷動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雖觀釁而莫敢動寇至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筭不可不為之謀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頭之類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來之間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如朝廷先降密旨今往復議論歲年之間

當有成事若謂邊將之恥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恥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之不可化干戈之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術也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餘三十萬儻以以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陝西諸路經略招討司參議以聞 辛未以大相國寺新修 太宗御書殿為寶奎殿摹 太宗御書寺額于石上飛白題之命宰臣呂夷簡撰記章得象篆額樞密使晏殊撰御飛白書記 秦州言築東西關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初知州韓琦以為州之東西居民及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禦因請築外城凡十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至是成之 二月丁丑召樞密院中丞賈昌朝侍講適

卷八十三之一

四

英閣故事亭丞無在經筵者 上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知秦州韓琦請降樞密院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之有功者從之契丹謀聚兵幽薊遣使致書求關南地知保州衣庫使王果先賄得其書藁以聞且言契丹潛與吳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入之路預為控守詔劄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

社惟序亦先賄得契丹書藁以聞而實錄不書疑惟序所

奏在王果之後也 舊制諸州薦貢者既試禮部則引試崇政殿節

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已來為法尤密踰於前代而得入之道或有未至夫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選又選命館閣才臣數人以助考校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三日詩賦所以見才藝策論所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

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考官泛取而不擇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入之材二短也考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辛巳詔罷殿試而翰林學士王堯臣同修起居注梁適皆以為祖宗故事不可遽廢越三日癸未詔復殿試如舊。知延州龐籍言近奉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議臣竊唯虜衆之舉賫糧不過十日而利於速戰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死傷我速與戰則屢成剴刃若

括

八十二之一

五

百

諸城寨有樓櫓矢石芻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齊無以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費而動誠得全禦戎之體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緣洛河涉春泥濘步騎難進若以留賊界人心多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虞恐不能盡如豫筭或寇深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軍則安用東兵則危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馭訓練興營田減冗費為持久寬民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閒謀之以俟其弊且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稼為事略與漢同近年屢有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郡計其掠獲未足償其所費人尚不樂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必益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釁變必生心危勢動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吝財貨以安方

隅但深思極慮體有大於此者 丙戌太常博士天章閣侍

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

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

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 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

之詔學士院看詳皆言瑀所編纂重涉圖緯乞藏祕閣詔賜

瑀銀絹各五十兩疋御史中丞賈昌朝嘗面折瑀所言不經

瑀與昌朝辯於 上前由是與昌朝讎及是瑀又言 上即

位其卦直需其象白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

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 上駭

其言因問 太宗即位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問 真宗對亦

然 上始厭瑀之迂誕昌朝即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

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 上八謂輔臣曰人臣雖有

才學若過為巧偽終涉形迹遂罷絀瑀而命著作佐郎崇文

五十九 丙戌十一月 臣

院檢討趙師民為崇政殿說書師民臨淄人也八歲喪父哀

慟如成人九歲能屬文家貧借書讀已輒還之恠其速叩

問皆已成誦舉進士時曹瑋李迪在青州聞師民名遣人敦

請乃見就試禮部四方士環觀通衢中劉筠知舉獨置坐席

于都堂前諸生皆閣筆從之天聖末考中第一或曰師民乃

青之大姓麻氏甥麻氏坐豪侈踰制賊殺親屬誅師民不可

以先多士遂降等及第孫奭辟兗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

學問精博奭自以為不及夏竦尤所竒重稱為盛德君子論其

文行乞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史天平

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庠王堯臣龐籍韓

琦明鎬列薦為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改著作佐

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林瑀既逐師民遂代其任 已

田崇儀副使王整同提點河北刑獄詔整嘗假六宅使奉使

北朝今北使過境恐訝其官不同特與改此使額知諫院張
方平言伏以崇儀六宅頗為超越北使之來提點刑獄不預
賓主之事整雖在職使人豈知即恐以假官為嫌自應改授
別路每歲所遣使介例皆假官以行回而效整之為遂成真
拜之例今政之大弊為多倖人塞其蹊隧猶不可若又啓之
何以為政如整誠有是請原情深涉欺誣必朝廷懲沮纖邪
修明法度不惟宜停恩旨顧當下從吏議別行譴斥以戒為
臣整尋徙它官 乙未詔真定府定州天雄軍澶州各備兵
馬十萬人芻糧二年及器甲五萬副 又詔河北路提點刑
獄視所部州軍城隍應修者悉修之 又詔河北諸州強壯
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于背為義勇
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強壯浸衰矣
詔始下人情訥訥河北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
五九五

天十二之一

十七

諭父老衆始安 辛丑以新知澶州保靜軍留後王德用為
保靜軍節度使契丹將渝盟上起德用於曹州復留後知青
州不數日改澶州入見 上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
而不誅今不足辱命 上慰勞曰河北方警藉卿威名鎮拊
爾又賜手詔以遣之即拜節度使 三月乙丑御崇政殿賜
進士楊實等二百三十七人及第一百二十二人出身七十
三人同出身實察弟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帝臨軒
啓封見姓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實也公卿相賀為得人
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魚子賜其家
錢五萬米麥各五十斛絹五十疋 賜物在四年 丙寅賜諸
科及第并同出身者四百七人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三百
六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 中書言三司每歲
買紅花紫草各十萬斤民不能供給止買五萬斤禁中及外

人應給紅紫羅帛者給染價 已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
義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
六符來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 大宋皇帝粵自
此修歡契時遣使輶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蓋
欲洽於綿求固將有以披陳切緣馬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
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
廟社不延至於貴國 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敵境繼為善鄰
暨乎 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
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強兵南北王府
并內外諸軍弥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
前後諳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
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
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禎特至杜防又回雖

具音題而但虞詐謀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噐之嫌營築長
埧填塞隘路開决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孚於
信睦儻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
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
孫之計緬惟英晤深達悃悃適屆春陽善綏冲裕先是西兵
以不決六符以中國為怯且厭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涿聲言
欲入寇而六符及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正月己巳邊吏
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為之旰食歷選可使虜者群臣皆憚
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
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為動色壬申命弼為接伴弼以
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尉勞英
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
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弼言英等

自以虜先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心可動故每與之開懷盡言冀以鈎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乃密召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從更召一事塞之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銜史中丞賈昌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其子宗王洪基結昏或增歲賂獨弼以結昏為不可初虜王之弟宗元者號太弟挾太后勢用事橫於虜中嘗自通書幣上欲因今使答之令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刻善然於本朝不便也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既而虜卒罷結昏之議辛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固辭不受此據朔曆實錄無之正月己巳壬申並據聞二月丙子據兩奏議國史實錄並牙之是春范

八十二之一

九

大

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為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拊之龐籍請留世衡詔仲淹更擇人仲淹言非世衡則屬羌不可懷詔從仲淹所請有牛家族奴訛者屈強未嘗出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行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白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有兀二族授虜偽補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自勵雖屠販倡優皆精於射虜不敢復近環州初世衡在青澗為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龐籍言世衡披荆棘立青澗

城若一拘以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環州詣籍拜且泣曰世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嘆矣夏四月戊寅命權御史中丞曹昌朝右正言田况知諫院張方平入內都知張永和與權三司使姚仲孫同議裁減浮費先是方平奏疏言伏見西師已來應副邊備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至增數倍當時朝旨蓋爲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可承以爲常今邊防雖已漸寧而緣邊戍守未能徹備四方添置兵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歛卒難復舊何以尉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綏懷二虜者正謂寬財用紓民力以厚爲之備今乘邊事之間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若遂恬然憚於有爲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於後矣今內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利之官簿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爲國家生民遠慮哉臣欲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才敏之士

六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

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爲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校其利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樞密院開陳商量必久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大損益徒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力當今之切務也於是又言天下切務無先貨食之原在三司而計臣事務煩綜簿書期會之不暇豈暇及國家根本之慮哉臣去年曾上言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歲計之所入約中外之所費移用之法則權其輕重悉歛之物則通其有無參究利害之原刻革因循之弊所冀寬財用紓民力助三司均節不棄邊事之間急講久遠之策臣恐民力日病國用日匱若朝廷重於生事欲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一年天下賦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昨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計可較而知矣如是而可以

經久則善如其不可則豈得恬然不深慮也前所上劄子伏乞更賜詳擇 庚辰詔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詒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制城述周朝之復境繫于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享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真懷况 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蕃稟朔受祿急謀狂僭俶擾邊陲鄙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植傳道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輶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譏於忌器復去營築隄

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徹戍兵一皆示於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與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恚靈鑿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並書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恩甫屬清和妙臻戩穀自餘令弼口陳書詞翰林學士王拱辰所撰也初虜書言 太宗舉無名之師直抵幽薊一時莫知所答拱辰獨請問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款已而寇石嶺關潛假人兵以援賊 太宗怒其反覆後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 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答也劉六符嘗謂晉昌朝曰南朝溘灤何為者哉一葦可航投筆可平六然

次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泗其地以養兵

上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詳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舍

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 祖宗所以限胡騎也 上深

然之 補延州僧光信為三班借職知青澗城种世衡言光

信與西賊戰屢獲首級又言光信本姓王請賜名世衡仍乞擢

授一官故以命之時世衡既遣嵩入虜境間野利旺榮兄弟

矣嵩趨勇善騎射習知虜山川道路始為僧世衡知其可用

召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筭嵩醜酒靡所不為世衡遇之

愈厚嵩亦深德世衡世衡出兵常使為鄉導數盪族帳及將

遣入虜境召與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

實告邪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嵩果不屈世衡曰汝

真可也遂遣之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潭州始沆

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露醉拂袖起因罵曰番狗我

不能飲何強我於是契丹使來以為言故出之尋又降知和

州因詔奉使契丹及接伴送伴臣僚每燕會毋得過飲其語

言應接務存大體 戊子詔近令三司減省諸費其文武官

及諸班諸軍料錢月糧衣賜給賞特支並聽如故 是日降

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籍與修橋子谷寨成也始元昊陷

金明承平寨門安遠棧棧寨破五龍川邊民焚略幾盡籍既

至稍葺治之戎兵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

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虜出入

之隘道籍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寨於谷旁却賊數

萬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周美龍敢承平寨王信築龍安寨

悉復虜所據故地築清水安足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明

柳谷雕窠虞兒原安寨十一堡 及開版名平戎道通永和

烏仁關又更四陣法頗損益兵器 云元昊之據承平寨諸

將會立議攻討洛苑副使种北衡請齎三日糧直擣賊穴文
思使周美曰彼知吾來必設覆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世
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賊而北衡等果無功未
幾賊復略土地寨美逆擊於野家店追北至托拔谷敗其衆
以功遷右驍驍使軍還屯永平寨又築柵於葱梅官道谷以
扼賊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帥衆由廳子部
西濟大里河箸扎萬多務二百帳焚其積聚以歸龐籍與范
仲淹交薦之除邠延都監遷賀州刺史 安定之役謀報賊
數萬將大至籍遣管勾機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輒城黑水以
待諸將憚賊且至不肯與兵美曰軍當以寡擊衆何怯也即
以兵二千與建中而賊亦自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
獨美木當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伏之建中河南人也
甲午徙知澶州王德用爲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詔諭

五九五

八十一之一

十三

以選任之意初劉六符見德用於澶州喜曰聞公名久乃幸
見於此今歲大熟非公仁政所及邪德用謝曰明天子在上帝
固常多豐年因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指坐客歷陳其
家世六符竦聽 丙申右正言田况言朝廷擇任將帥以備
北戎乃用楊崇勳夏守贇高化等中外物情深未允協恐誤
機事詔各選通判幕職官往佐助之 知諫院張方平言昨
戎使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飾壘事爲之備然所
遣將率未盡推擇臣聞之軍志善待敵者無恃其不來當爲
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城雖堅兵雖衆財用誠給苟將率
非其人無足恃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
念茲戒茲即戎騎敢越封略使楊崇勳在鎮定夏守贇在
瀛州劉英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
亦知其必敗事也蓋朝廷非不知崇勳等之不足使迫於用

人之常體慊然而遣之爾必欲上寬倚注之憂下為衆論所
信自非有已試之效者不足賴也勢不得已莫若且取陝西
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輒徙一兩人况自西鄙
用兵已來三年于茲立功將士如青等未嘗得一到京輦仰
望天顏若以此為名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選用之追崇勳
華使奉朝請議者或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奪必恐西帥有
辭且陝西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城數十官吏將佐以千計
勝兵衆矣豈不能選練偏裨以自為用一旦天子登一小校
于朝而辭為愛君體國者義不如是及茲盛夏邊未有虞可
速致之比富弼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大羊
南向且使分得北方事機所懸乞賜裁察因方平路不得其時
詳附見崇勳辛五月末皆移改秋
言應全後皆召見或用方平議也己亥以樞密直學士禮
部郎中知秦州韓琦為秦州觀察使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
知渭州王汾為涇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延
州龐籍為鄜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慶州范
仲淹為汾州觀察使辛丑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三司判
官開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年踰七十衰耄
不職者請皆罷之奏可

四世五

十四

慶曆二年五月於郊朔封皇第三女爲安壽公主生三歲矣其母修媛張氏也贈修媛父故石州軍事推官堯封爲祕書監詔乃者以河北河東弓手爲軍蓋欲知山川道路服習耕戰而諸路游冗之人皆願雇代之籍其非正身者一切罷去西上閣門使忠州刺史并代鈐轄管句麟府軍馬張亢領果州團練使爲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勅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旣不得鈔隨以兵數萬趨栢子寨邀我歸亢所將才三千人亢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相蹂躪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疋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逐戰于兔毛川亢自以大陣抗賊而

使驍將張岳以短兵強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疲奕不能戰遇賊必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悞賊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往來之徑爾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河外勢益強議未下而朝廷慮契丹將渝盟乃徙亢高陽戊申安壽公主薨追封唐國公主以母寵帝愛甚成服苑中群臣奉慰殿門外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請修澶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久未塞昭述但以治隄爲名調農兵八萬逾旬而就劉六符過之真以爲治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先是張方平言伏以天下承平爲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糞浸潢倚於經入具

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茲交急特在陛下身先率下
惟事事得其樽節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
諸服御殊為菲薄而茲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
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橫敢為欺誣仰恃仁慈緣為
姦弊且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為上供故外人不
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困乃群下侵牟之蠹
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彼婦人宦者何
煩過於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
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官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
費全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為萬方廣富
之本兆民所賴為幸實深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
體例夫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
故則將卒聞之孰不奮勵以投命士民間之孰不鼓舞以稱
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橫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敏
諳曉時務之士兩三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
不便者惟是左右玉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
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
武功效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方平既受
詔與賈昌朝等減省浮費又言竊聞淵旨先自宮禁裁損一
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
為生靈計夫減省所為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
率下則於名為正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
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
外臣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乎特在陛下斷之清
衷不屑細言則成効可異也其有徇己之私與則喜奪則怒
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怨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

副天心 壬子出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之半著為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亦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邊事寧日聽旨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 癸丑命知貝州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張茂實為回謝契丹國信副使代符惟忠也惟忠行至武強病卒富弼請以茂實代之詔從其請 甲寅詔三館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對

余靖論文彥博知秦州狀以為五月七日救按甲寅乃十二日今從實錄 集

賢校理歐陽脩上疏曰臣近准詔書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

六八 八十三之三

三

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議不得以汨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致理矣臣伏見國家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雖勞而不知求致理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采眾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臣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

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陛下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西平巴蜀東下并潞北窺幽薊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入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煩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謹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

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爲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唯能自執威權之柄爾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漢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國則常患無財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此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三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權不得出於己方今外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

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所爲何憚而久不爲哉若一旦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然奈何爲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义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文牒縱橫上下莫得遵而官軍民或聞而嘆息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感天下其可得乎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用可矣臣嘗聞 太祖時王全斌等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時方伐江南故黜全

八三之二

五

斌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 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留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二則其他可知數年已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怨歎嗷嗷旣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

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
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
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
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
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埋
在不疑臨事而誤何可及乎故事無小大悉皆鹵莽此不責
功實之弊二也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言其大者五事其一
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闢智不闢多前代用兵之
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
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眾遇東晉二
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三十萬青州兵敗
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
則敗而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計取

卷之二

九

紹

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
不過萬人其它以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
多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
愈少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虜今沿邊之兵不下
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
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制
支離分多驕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
常戰而常敗臣願陛下赫然奮威飭勸諸將精加訓練去其
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
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
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
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遷延日月賦雖不至天下已
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

于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唯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爾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且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之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癡鍾跛躄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幾為國生事檀卒幾生事謂澶州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英其豕之士不須限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唯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鑿其

八二五

八十三之二

七

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耀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今日七八十萬連四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頗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

知西北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擊敗一虜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勁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刻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刻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經伐交之策也昊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斲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不以臣言為狂密詔四路之師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非無材智之人陛下揔治萬幾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主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常患太多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

謂以舉五轉官為進賢犯罪即黜而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賊濫者各舉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情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誅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按之法哉唯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矣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剥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才之人為害等耳今賊吏因事自敗者千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

願陛下明賞罰貴功實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唯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殆非違疑寬緩之時唯陛下留意 乙卯詔諸路轉運使副為按察之官其路分兵馬鈐轄並位其下提點刑獄朝臣許壓州鈐轄而與路分鈐轄以官叙之 又詔自今應百僚入見及辭謝如值假故不御前殿即依舊制並放外若事急速許令後殿見辭謝及放正衙並繫繫轡特降朝旨即不得輒自上章陳乞時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赴河陽武勝軍節度使高化赴相州乞免衙辭河陽節度使楊崇勳復平章事免乞衙謝兼聞上件官等並乞只於後殿見辭者按近制百僚見謝辭並合在前殿仍詣正衙除假故外若事

急凍或許於後毀或免過正衙並敷祭臨時特旨老員位為節制
久去朝闕辭見不與前殿出入不請正衙或扶以拜君或指
而受賜既稱衰疾且冒寵榮雖聖上眷待老臣特推異數
猶宜避免以示恪恭豈可輒上奏封白求優便今國家外捍
邊寇方任武臣所宜並示恩威不可專用姑息仍恐文武臣
僚自此更輕慢朝廷之儀乃下是詔仍榜朝堂 戊午建大
名府為北京德音降河北諸州軍數因一筆赦以下釋之嚴
飭行宮增置倉敖營倉並給官錢毋得科率 景祐中范仲
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倘急難及契丹將渝盟言事者請
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遠城洛陽士以示威必
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
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
恃也城洛陽既弗及清凍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

六

全三二二

十

余

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
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識者韙之仲淹疏曰河朔地平去邊
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數日可及澶州陛下乘輿一
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此京其
可及乎此未可一也人承平已久又不知戰鬪寇大至群情
憂恐陛下又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
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扼之地僅
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凍而
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 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城戚里之
屈于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保無
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
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
言向關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虜俯逼陛

下能謹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討賊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或南叛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隋煬帝盤游淮甸違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遠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豈復為唐有德宗欲幸益部李晟累表乞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遠遠重兵則英雄奮飛禍亂四起臣聞天有九重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勞變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營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次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困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眾送石祖入朝而京城無備少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關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脩營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問而輒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言豈敢忘君親之憂况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者

六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三十一

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三
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儲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
王之宅 太祖營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
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
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
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為大備天下幸甚契丹既就盟仲淹
復上疏曰後疏與前疏多同當考戎情翻覆自古非一以四十年因信
無搖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為之防盟誓不
足倚也臣切觀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
也北都枝葉也雖 先朝曾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
嘗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
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取言不
武爭先功名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端武士矜誇膽

勇有誤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季布叱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
噲時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人橫行是面議也今
陛下自觀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京城臣
持重而不動者蓋為此也若將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
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二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過
陸可載過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
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
又宗廟社稷皇宗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
而城池無備寇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
京六軍盡出回顧京師億萬之中或茲兇竊發為亂陛下之
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鑿鑿與未出寇逼澶淵聲
言向關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

之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師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翰之敗則社稷為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况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為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眾可安堵矣陛下乘變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如漚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可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圍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為京都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為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仲淹知有北京之設方請修京師為先請檢仲淹集所載劄子則別志誤可知夷簡本傳稱夷簡以城洛陽為子囊襄城部之計亦誤也蓋綠仲淹請修京

十三

十三

城故云爾若洛陽則非耶類今略加刪潤使不相抵牾本傳又誤以襄襄瓦為子囊今亦改正識者趨之別志本語然仲淹憂深思遠其言要不可忽今具列于後 已未以知天雄軍程琳知大名府兼北

京留守司 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奪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伴比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截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 癸亥新知邠州觀察使范仲淹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鄜州觀察使龐籍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並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固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二上乃從之 甲子召江南東路轉運

使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楊察入為左正言知制誥察在部軍以舉官為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掎拾羨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 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

上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助縣官 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保靜節度使王德用入朝奏事命為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改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徙判定州楊崇勳判成德軍崇勳老不任事故徙之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鄉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闕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

六

卷三十一

十四

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日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囚卒以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君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誼譁耳專知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囚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謹譁囚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從者亦人杖之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敢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此據司馬光記聞 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高陽關路鈐轄張亢權知瀛州兼本路部署司事夏守贊疾故也亢去高陽每遣諜者輒厚與金帛無所吝凡間處便坐有

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
也不肯去亢為屏人乃曰閣使使錢如糞土曰何故曰閣使
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閣使劇
我外生女子自小教歌舞甚妙麗為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
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閣使善結之虜中
情偽如拍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婿須紫竹鞭
閣使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
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荅費甚厚惟高陽獨否弟子行首事擲
別志 丁卯徙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張存為
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與元昊為婚恐陰相首尾河
北城久不治宜留意無忽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
戊辰詔有司申明前後條約禁以銷金貼金鏤金間金蹙金
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金闌金盤金織金線
六丁

八十三之一

十五

金然金為服飾自宮廷始庶民犯者必致之法 六月甲戌
出內藏庫銀一百萬兩緇絹各一百萬疋下三司以給邊費
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臣僚年七十而筋力衰者並優與改
官令致仕年雖七十而未衰及別有功狀朝廷固留任使者
勿拘此令 詔在京者中書體量之在外者進奏院告示之
癸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鄭戩為給事中知并
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尋改知鄆州錢塘湖既
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捺清軍以䟽導淤填之患既納國後不
治葑土堙塞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
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治如戩法 三司減省
所言自今兩府管軍臣僚節度使宗室及郡縣主兩省都知
押班母妻依舊賜冠帔其兩府臣寮無母妻則賜長女或長
子婦餘並罷之其僧道賜衣及師號非御前特恩並不許奏

薦如於延州納細色軍糧一百石廼賜之詔中書樞密院荆
王使相宣徽使管軍節度使及皇親正刺史以上長公主許
奏薦紫衣師號如故餘從之 戊子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
任中師為修建北京使并相視德清軍澶州大名府城池及
點檢衣甲器械錢帛糧草軍馬事仍以尚食使象州防禦使
入內副都知皇甫繼明管勾修建北京事 乙未河東都轉
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明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
兼河東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
紆袴子弟鎬憂其誤軍事曰此可盡斥邪待奏則晚矣乃取
尤不職者杖之疲軟子弟皆自解去更奏擇習事者守堡寨
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倡婦
者吏執以聞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倡婦聞之皆散
失 御史中丞賈昌朝等言今詳定減省事畢自後或有臣
僚輒於所減省中復有陳乞望令兩府及三司執奏從之
己亥三司減省所言郊祠所賜自中宮以下減半則公卿近
臣當以次減舊賜銀絹四千三千者損一千一千損三百三
百損百二十皆著為式是月侍御史魚周詢劾奏判河陽護
國節度使右僕射兼侍中張老且潘無狀乞令就京師私第
養病詔擇人代還右正言田况請罷耆將相之任使以散官
就第不許尋徙耆判陳州又徙壽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二之二



